

卡  
爾  
與  
安  
娜



譯 若 明 盛

1 9 3 1

行 印 局 書 華 中 海 上

十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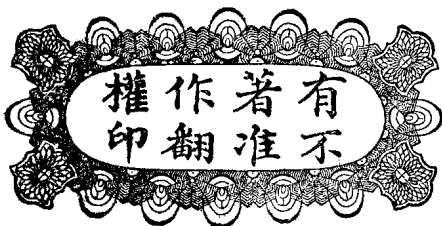


十月十日

十月十日

十月十日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再版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再版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再版



原 著 者  
譯 者  
主 編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印 刷 所

新文藝叢書

卡爾與安娜 (全一冊)

定價銀五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Lernhard Frank

盛 明 若

徐 志 摩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四八六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 華 書 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 華 書 局

(六二七二)

# 卡爾與安娜

一

在那遠遠的太空之中，歐亞界上大草原底地平線上面，現出一點比鳴鳥還小的黑點來，雖然牠向着那兩個人近來實有差不多一小時一百哩底速度，但總好像是懸掛在那藍色的遠方，靜止不動，大地和天空原是這樣的廣漠無邊啊。

雖然有着這樣的速度，可是也過了一刻鐘的光景，這飛機才被看清楚；牠保持着一樣的高度，但總似乎是成爲一個大弧形地向天空升去。

在兩人上面的閃光的蒼空裏駛行着，那飛機師看見了下面大草原上的~~這~~一個龐大的黑色的十字形，有好幾哩路長和闊：那便是一條縱

橫交叉的壕溝，兩個人在那大草原底黑色的地土上掘着。

飛機師也猜想不出這十字形的壕溝對於這荒涼無人烟的大草原有什麼用。他向西駛去，保着一樣的高度，但仍似乎是對大地成一個弧形地滑動。一刻鐘以後，又是那樣和一頭小鳥一般大地，降落到那大草原底地平綫底後面去了。

兩人又在那廣漠的寂寥中孤零了下來。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這十字形的壕溝有什麼用。他們只能想到幾年前曾計劃過要築一座堤壩，這樣，在必要時可以把這大草原泛溢起來，阻擋敵軍底進展。

戰爭暴發時被擒作俘虜後就派到這裏來，帶着食糧，這是每月領一次的，和一座矮小的鉛皮做的棚屋，沒有看守的或監督地，已經掘了四個夏天了。他們時常休息，而且休息底時間很長；有時他們在草原上

的叢草中睡半天；但臨了總是仍舊回到工作上去。因為人是總要做些事的。

鳥尋着食物來來去去不停地飛着，而在那萬千蚱蜢叫聲底波動的合奏中安置一種幽深的沉默，似乎天地已經到了生命底頂點，正在等待而諦聽着。

鶴嘴鏟傷了一條小蟲。他把那半條蟲從泥裏挖了出來向空中拋去。一隻飛着的鳥兒把牠攫住了。

『我常睡在牀的裏邊靠着牆，她就睡在牀底外邊；她早上起來的時候我總不曉得。她是很沉默的，你懂得嗎？——永遠是那樣沉默的。』

『那你已經告訴過我了。不到汽管叫你是決不醒來的。』

『對啦；汽管老是那樣的聲音。我常去看看那汽管的。但那時候我是必得要去上工了。』這已結了婚的人邊說邊刮着地。他底鬍鬚蓬亂

地叢生着。

他底同伴躺在旁邊。他把草一片片地嚼着。『我奇怪這究竟是怎麼的，她底胸部是這樣白而他底大腿和身上却黑得這樣厲害？』那已結了婚的人沒有回答，『你說像古銅一般的？』

『當你近着她底身，佔有了她的時候，你底魂靈就被鈎去了。』

半小時之後——有好幾次毫沒來由地，一羣羣的飛鳥聚成了密密的一叢，在草原底遠處停落下來，一會兒又蜂擁着飛回去了——他又說：『但那已將是四年以前了，有時我竟記不起她像些什麼樣子，想不起她底面貌，追憶不起來！你知道，卡爾，這完全模糊了。但當我夢見她的時候，她却仍是那樣的活躍，我竟能够接觸着她底身子。』

『她的相貌我知道得很正確，……我也曉得她底各種姿態風度，她底一切我都知道。』

「但你總是沒有見過她。要是我是在這架飛機裏的話，那麼無論她離開我得怎樣的遠，我就能和她在一塊了。……天呀，誰耐得住這個啊！四年啦！」

「無論如何，這世界上總有人在想着你。」

「是的，那不錯，完全對的。」

「有人在那邊，在等着你。可是我——當我想起一切來的時候——在那邊却是什麼也沒有。」

「是的，她是在等着的，只要她仍舊活着。」

「他仍舊活着，」另一人很快地叫了起來；重又躺下，眺望着草原底彼方。他看見了那個他沒有見過的女人，看見她在那他從未插足過的小房間裏拂着抽筒上的灰塵，看見她斜行到那隻舊沙發邊，把罩布除下。她在沙發上俯下身來。他知道那沙發是斜放在房間裏的，他還知



道那罩布底顏色和花樣。

『李嘉德！我說，李嘉德，要是她，你底妻子，現在在這裏，你可否——  
李嘉德，可否讓我佔有她，只要一次？』

那已結了婚的人把兩手擱在鏟柄上，支撐着下頷。『要是她現在在這裏——』他想像不出來。

『對我說。』

他對睡在他旁邊的人看了好一會。『我可以……因為你是在和我一樣地受罪。……一次……或者可以……但要是你來第二次，那我就要用這鏟打破你底頭。』

『我在想那汽管不知仍舊叫響着不。』

一片雲影落了下來。蚱蜢們底歌聲在草原上歇退，死去了。近邊來了一聲孤單的短促的啁晰。最後的一只蚱蜢也靜了下來。在無邊的沉

寂裏兩人突然覺着了他們脈息底跳動。遠遠地，草原上被太陽照着的幾處，熾焰着，像黃金一樣燦爛。

雲影變了色，奄息着把陽光也遮暗了。夏季裏的萬千種聲音底合奏又開始，在地平綫間起伏波動着。每一莖草都靜靜地站着。

『但安娜是決不會做那種事的。她不能爲第二人所有……我已經告訴過你了，在我們底第一晚，我有着怎樣的困難。那時她已二十三歲——但這一切我以前都已經告訴過你。所以你自己去想罷，卡爾。』

在帶着熱望孤獨着的四個長夏裏，他曾把一切告訴了他底同伴；但實在他是個一般的沉默寡言的人。懷想起來連過去的艱苦也是美麗的，那日常爲麵包的掙扎，那居處底尋求。而現在他底艱苦只是這現實和這寂寥。

卡爾，他寂寥中的同伴，知道臥褥分着三部分，安娜底大腿底曲線

是粗壯而波動的；她很重感情，常因之而失了禮貌；所以她是個熱烈的人，但在另一方面，她却是很靜默，能幹和潔淨。他知道那把槐木做的拉柴耙底柄是黃銅做的，安娜有三粒像緞子一般的褐色的痣。他知道火爐和拉柴耙安放在什麼地方，他也知道三粒痣在什麼地方。因為在這世上他什麼人什麼東西也沒有，所以安娜底形象就在他腦海裏成型了。

「但要是當你離開了的時候，他不忠實起來，姘上了別人呢？四年是一個長長的時期啊，李嘉德，是一個脈管裏有着熱血的女人啊……或者你也不會這樣有耐心的，要是此地草裏沒有蚱蜢而有女人的話。」

「聽着，我來告訴你些或是你所不知道的事。當安娜和我搬到城裏的時候我們預備弄一間精緻的小屋子，依先租後買的規例購置牠。

一星期之後我就被軍隊徵召了。」

「那個我都知道。六馬克一月，分期付款。」

「在我們沒有知道我要走以前，我們自己說着：只要竭力顧到我們底家庭，我們就好了。一定的，安娜沒有忘記那句話。她沒有時候想別的心思。要維持這家庭已很不容易了。」

「也許那正是她爲什麼要——」

「這和你又有什麼相干。無論如何，你說話總得清楚些。至於安娜，我——但是我知道。她不會做那樣的事的！」他舉起他底鏟很響地鏟下地去。

熱望和無能常驅使他把這無目的的十字形壕溝掘大些；於是在努力的工作中他把他底疑慮克制下去了。

當只是一個兩歲大的孩子的時候，卡爾曾用他母親底帽子做一

隻玩具的船。那帽子有很長的緞帶，他把自己當作馬把帶子縛在腰間，在院子裏走着，帽子放在積着雨水的泥潭裏，拖在背後。而此後這幻像所帶給他的就痛苦多於愉快。他躺着，靜靜地，爲幻想所苦，直到太陽下山，他同伴舉起來的鏟照出了一個龐大的影子的時候。

在西面地平線上落日底火正炫耀着。那染紅了的黃金的飛輪還沒有接觸着大地底邊沿。只有兩人身旁的一莖一莖的小草底最尖端上還有陽光照着。更遠些，大草原露着深濃的墨綠色，在東面地平線上夜已經在升起來了。許多蚱蜢狂叫着。氣候是溫熱而帶着潮濕。

像一個鐵匠做完了一天工弄乾淨他底鐵凳一樣，李嘉德把那已經墾鬆了的泥土從壕溝裏鏟了出來，然後披上他底外衣。

他們走了一刻鐘，兩人底鞋子裏已給溼氣壓塞着了。天暗了下來。鉛皮的棚屋孤零無依地立在那灰色的無涯裏。



次日清晨他們到囚虜底軍營裏去領他們底糧食。他們每月一次走這條路已走了四夏了，每次是一天底路程，一前一後地走。草給他們底脚一走過就又豎了起來。只有一條幾乎看不見的腳跡造成的路剩留着。

卡爾和李嘉德，兩個能幹的匠工，身材一樣高，一樣有着鐵工底粗黑的容貌。

在軍營裏，一羣囚虜立着預備出發。『我們在那兩人中抽一個出來湊了數罷。』那守衛說，喊着李嘉德底名字。

五分鐘之後——他沒有時候和卡爾道別——他和別的兵士們整隊出發到了火車站，全隊向東行，要趕幾天路程。

二

李嘉德出征底次日卡爾從營裏逃了出來。熱慕着安娜的念頭驅

使他上了他悠長的行程。

他決意到那小房間裏去看她，當她是他底妻子地向她問好，說明他是她底丈夫，他就是李嘉德；他決定用這個方法，因為用別的方法恐怕不能順遂地克服她。他是不歡喜那種鈎引私通的事的。有着一種本能的渴求，他全身需要一個人來付託他底生命，同時要這個人也將生命付託與他。

他和李嘉德有着同樣的行業，同樣的身材，頭髮和眼睛底顏色也同樣，還有一般鐵工底粗黑的肌膚；他也有，像李嘉德一樣，特別濃密粗厚的眉毛——這些這些，他忽然一閃地想到了。

他知道安娜和李嘉德底過去，詳詳細細地，親切得好似他在這中間有分的一般；他是完全給安娜底存在所佔有着了。對於他，她已成了他幻想中人們所找尋的歸宿之所，他愛上了她了。



從營裏逃出來的三個月之後，卡爾到了安娜所住着的城裏來了。在那長長的路途上他只恐怖着被擒，夜裏穿着森林趕路，潛伏着前進，經過了幾處邊界，沿着河流在輝耀的陽光下走，這期間內他也不大在屋子裏歇宿。

城外一帶房屋灰暗地在那秋收後堆滿着餘蘗的田野裏出現了。他不熟悉這城市，但他很正確地知道那屋子底樣子，他並且知道那門牌號數。他知道怎樣走法。這相差不遠。

晚來的風雨已把這歸來的人底臉上和鞋子上的灰塵洗去了。他走進了一家理髮舖，把一個用一張溼透的報紙包着束着一條皮帶的小包裹放在椅子上，隨後把帽子放在包裹上面。

理髮匠把帽子掛在衣架上，指一只椅子請他坐。

在被囚的時候卡爾也每星期六修一次面，他常對李嘉德說：「假